

漫漫漫长夜

科学幻想小说

352
4

封面设计
插图：尹定邦

漫 漫 长 夜

〔法国〕勒内·巴雅韦尔 原著

刘 扳 盛 编译

*

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625印张 6插页 225,000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 13182·45

定价 0.92 元

1

这次探险活动是由一支平庸无奇、普普通通的考察队开始的。许多年来，在南极考察已不再是英雄好汉的壮举，而是审慎的组织者们的份内事儿。人们不仅拥有各种物质设备，足以对付恶劣天气和远距离所带来的种种麻烦，认识人们力图了解的事物，且为探索者们提供起码值三星^①旅馆的舒适条件——考察队还有一整套掌握各种必要知识的人马。当狂风凛冽时，人们便躲藏起来，一任风暴肆虐逞强；当风暴平息后，人们便走出隐蔽所，各人干自己应干的活计。在地图上，人们象开西瓜那样将南极洲切成一块块。长期在保尔·埃米尔·维克多基地安营扎寨的法国考察队，还把属于它的那一块切成小小的矩形和梯形，然后系统地逐片加以探测。考察队明知除冰、雪、风，风、雪、冰以外啥也找不出来。冰层下面，当然也象在别处那样，还有岩石和泥土。看来，这丝毫不令人欢欣鼓舞，但却使人热情奔放，因为这里没有一氧化碳和交通阻塞，因为人们可以让思想自由驰骋，幻想自己成为一个迎击各种可怕风险的探索英雄；而且还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友好相待的气氛之中。

考察队刚结束381号梯形地区的勘察工作。他们将各种资料整理入档，并复制一份发往巴黎总部，随即就得转移作

^① 法国旅馆按其设备及服务质量分为四等，一等挂四星，二等挂三星……。——译注

业区。按一般惯例，他们本应从381号转到382号，但事情并没按常规进行，因为遇到了一些无法估计的情况，需作一点轻微的变动。

考察队刚刚收到一部在设计上有重大突破的新的冰下探测仪。据制造者称，这部探测仪可探出冰层以下几公里的地面的详细情况。具有地理学教授资格的三十七岁的冰川学家路易·格里迫不及待地要试一试这部探测仪，以便将它的性能与各种普通探测仪作一番比较。因此，他决定派一支小分队到离南极点几百公里远的612号方形区去测绘冰层下地面的地形。

一架重型直升机往返两次，将所有人员、车辆、物资运到作业地点。

这块地方早已被人们用常规方法和普通仪器进行过粗略的探测。人们发现，在八百米至一千米冰层深处附近分布着四千米以上的深坑。在路易·格里看来，这是试验新仪器的一个理想场所。他认为，这正是他作出抉择的理由。如今，谁也不敢相信他。根据先前的全部发现，人们怎还能相信，到底是纯属出于偶然，还是出于某种明智的理由而把这些人员和物资送到大陆的这个已经探明的点上来，而不派往比欧洲和美国合起来还大的这个茫茫冰海的另一个点上呢？

此刻，许多严谨的有识之士都这样认为，路易·格里和他的同伴是“被召唤”而来的。事实上，直到后来也没弄清楚，谁都认为不值得一提。因为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委实不少，而且更为重大、更为紧逼得多。路易·格里和十一位探测队员跟三辆密闭式气垫履带卡车正停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两天以后，所有这些人员心里都明白了，他们来这里迎接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件的。两天……在这样一个地方，白天、黑夜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那时正值十二月初，也就是南

半球的盛夏季节。太阳在这个圆形小天地的边缘上，绕着人员和车辆打转，从不沉没，仿佛要从远处的周围，监视着他们似的。傍晚九时许，它便躲到一座冰山背后；约莫十点光景，它又从另一端重新露头；午夜时分，它似乎有点支持不住而被地平线渐渐吞噬。但它不断膨胀、变形，竭力挣扎、抵抗，最后变得浑身通红，赢得了战斗，又慢慢地恢复它的距离，重新开始巡逻。它在考察队的四周勾勒出一个严寒与孤独的蓝白色的大圆盘。在另一侧，在比它站岗放哨的这些遥远的边缘地带更远的地方，在它的背后，那就是地球的都市、人流，以及奶牛成群、绿草如茵、林木婆娑、百鸟欢歌的乡村。

西蒙大夫对那边的生活确实有些怀恋。他也许不该到这样一个鬼地方来。他在南极洲、在法国的各个基地上连续呆了三年，此刻，他已感到疲惫不堪。他本应乘飞机飞往悉尼，但恰好基地蔓延一种麻疹流行病，接替他的雅荣大夫忙得不可开交，应他的朋友路易·格里的请求，他不得不留下来陪伴这个考察队。

这种麻疹病有点奇特。在南极洲几乎从未发生过这种病例。各种微生物大概都很怕冷。从来，医生照料的几乎都是事故伤员，偶尔也遇到一些初来乍到、还不懂小心自理的冻伤患者。况且，自从发明了口服疫苗以来，所有婴儿刚会吮奶瓶便开始服用了，因此，麻疹这种疾患已大体上从地球表面消失。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维克多基地仍发生麻疹流行。四个人当中大概就有一人躺在床上发高烧、打哆嗦，皮肤上渐渐出现一些芝麻大小的斑点。

路易·格里捡回了几个幸运儿，其中一个就是西蒙大夫。他赶紧将他们运回到612号点，指望病毒不会随他们而去。

要是没发生麻疹流行病该多好哇……

倘若那天我不爬上直升机，而是带着旅行箱登上飞往悉尼的飞机；倘若在飞机垂直起飞之际，在隆隆地冲向炎热的大地之前，我永远地告别基地、冰川，永远地告别这个寒冷而又可怕的大陆，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一切均成定局……

从那以后，我三番四次地对自己说，为时太晚了，倘若我呼喊，那也无济于事，顶多使我自己负上一种无法补赎的失望重压而意气沮丧。在这短短的几秒钟之内，世界上的百般惨情将会一齐涌向你的心头。

从这一天起，从这一时刻起，我便不断地对自己说：“为时太晚了……为时太晚了……为时太晚了……”①

然而，我反复琢磨的也许是一场梦幻，是我试图活下去而想方设法编造出来的梦幻……

① 这段回忆是在最后一幕情景出现时产生的，请读者读完最后一段时再回味一下。——编注

西蒙大夫正坐在密闭式卡车的履带上胡思乱想，突然，眼前出现一块浸过奶油咖啡的羊角面包。这是一块浸透的、正滴着奶汁的、软乎乎的面包。他象一位粗鲁汉那样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凝思遐想：这个粗鲁汉分明站在巴黎的一个柜台前，双脚踩着锯屑，与清晨爱发脾气的人摩肩擦背，分享一天开始的乐趣。在暖融融的、通爽的、浸溢着气蒸咖啡的醇香的气氛中，在这个与他人招呼早安的柜台前脑袋清醒过来，这也许是一种最大的乐趣。

他再也忍受不了眼前的茫茫冰海和飕飕寒风。这个冷酷的狂风老人，挥动着那双在极度严寒中浸泡过的手，永不停息地老是从一个方向向他、向他们、向南极洲的所有的人压来，一阵紧似一阵地推搡着他们以及他们的陋室、天线和卡车，企图将他们撵出大陆，好让它和砭人肌骨的冰雪留下来，在孤独中长期共享它们怪异的、冰冻的婚宴……

除非真正坚忍不拔的人才能坚持得住自己立下的意愿。西蒙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他坐下来之前，在卡车的履带上铺了一条叠成四层的盖布，要不，屁股的皮肤便会连同三角裤衩、羊毛短裤和长裤与履带沾到一块。

他面对太阳，搔着胡子拉茬的脸颊。虽然太阳散发到他身上的热量就跟挂在三公里外的油灯差不多，但他自信太阳会使他得到温暖。狂风企图将他的鼻梁压向左耳。他扭过头来，

让另一侧迎着狂风，脑子里却思念着科利乌尔^①傍晚柔和的海风：由于白天天气酷热，人们感到带微温的海风也非常清爽。他想象着脱光衣服、泡在水里而不会变成冰块、躺在岸边发烫的卵石上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快意……发烫的卵石！……这对他来说似乎不会是真的，因此，他不自觉地笑起来。

“你独个儿在寻开心？”布里沃说，“这并不见得好些……你染上了麻疹？”

布里沃悄悄地来到他的身后。一条宽带子压着他的狼皮衣领，吊着的探测仪正好贴在他的肚皮上。

“我正在想，怎么世界上还有一些天气炎热的地方，”西蒙说。

“看样子，你患的不是麻疹病，而是脑膜炎……别老这样坐着，你会把肝脾冻成冰疙瘩的……喂，你来瞧瞧这个……”

他给西蒙指着探测仪的指示盘和已卷了一部分的记录带。这是他刚才用来勘探指定地段的普通仪器所作的记录。

西蒙站起身来，瞧了一瞧。他对技术了解无多。可以说，他对人体结构比对一只简单的充气打火机的结构更为熟悉。但这三年来，他有充裕的时间去熟悉手提探测仪的石墨振荡器在磁带上描画出来的图形。大体上说，这有点象一块空地，或者一堆崩塌物，或者什么也不象的玩意的剖面图。可是，布里沃给他指示的，却象某件物体……

到底象什么？

没有一件认识的东西，没有一件熟悉的物件与它相象，可是……

^① 法国南部濒临地中海的一个港口。——译注

他那习惯于综合各种症状以作出诊断的头脑突然意识到，在这张冰川地面的测绘图中显示出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在原始自然界中，既不存在直线，也不存在规则曲线。在漫长的地质纪年中，地球的巨大力量使地面发生突变、沉浮、错叠，到处呈现出绝对的无规则状态。可是，布里沃的探测仪在记录带上录出来的却是连续的曲线和直线。虽然这些曲线与直线时断时续，但却十分规则。地层出现这种型面，是不大可能的，甚至绝对不可能。西蒙由此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你那玩意肯定有什么东西卡壳了……”

“我说你呀，你这脑瓜里头倒是有什么东西卡壳了！”

布里沃用戴着手套的食指点了点自己的额门说。

“这‘玩意’的性能顶呱呱。但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也能象它那样保持良好的性能。我看，出毛病的倒是下面的什么东西……”

他用夹毛皮靴的后跟顿了顿冰面。

“呈这样一种型面，根本不可能，”西蒙说。

“我知道，看样子不大真实。”

“那么其他人呢？他们发现了什么？”

“我一无所知。我去给他们按一按喇叭……”

他登上作实验室用的密闭式气垫履带卡车。刹那间，汽笛呜呜作响，招呼着考察队的全体队员到宿营地集结。

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归营的路上。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使用普通探测仪的步行分队，密闭式卡车紧随其后。在卡车前面的两条履带之间安装了一个金属架，新探测仪的收发报机就设在这个金属架上。一条红色电缆将收发报机与车体内的指挥台和自动记录器连接在一起。在车上的还有机械师埃

卢瓦、急于了解新仪器性能的路易·格里和与格里同来以便向他介绍仪器性能的制造工厂的工程师。

这位工程师是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皮肤褐色，举止文雅。他那落落大方的风度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穿着的那套南极作业服是朗万裁缝师傅①的手艺。因循守旧者看见他免不了要发笑。埃卢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长冰棍②，这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他悄然无语地从卡车上下来，神色审慎地听着格里对他的“器具”的评价。据冰川学家认为，新探测仪完全乱了套。他甚至指出说，使用最古老的仪器也决不会画出这样的一幅型面图。

“还有令你惊讶的哩……”站在卡车实验室旁边的布里沃说。

“是你按的喇叭？”

“是的，阿爸③……”

“出什么事？”

“进来吧，你自己看看……”

于是，他们看见了……

① 巴黎的一家大裁缝店，以制作各种华贵上等服装而闻名。

——译注

② 原文为法国的一种冰棍的商标号，含细挑、冰冷之意。——译注

③ 法国对上了一定年纪，性情活跃，态度和蔼的人的一种俗称。

——译注

3

他们看见了各不相同、又大体相似的四份测绘图、四份型面图。新探测仪测出的那一份记录在一条三米长的胶带上。格里借助检查荧光屏把胶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考察队的其他队员在实验室的荧光屏上也看到了这份图。

其它三部探测仪显示不大明确的地方，新仪器均显示得一清二楚。它以无可置疑的清晰度在屏幕上逐渐展现出翻倒的楼梯、砸毁的墙垣、开洞的圆屋顶、扭曲的螺旋形斜梯的型面图，这显然是一座仿佛被一只巨手拆散和捣毁了建筑物的残骸。

“一座遗址！……”布里沃说。

“根本不可能！……”格里以一种仅能让人听见的声音说。

“为什么？”布里沃泰然自若地问。

布里沃是上萨瓦山区的一个小农的儿子。他父亲是村里最后一个继续饲养奶牛而不去挤巴黎人的奶的人^①。他在自己的那片山地周围架起铁丝网，竖起“不准入内”的牌子，在这座牢笼中自由自在地生活。

他儿子继承了他那浅蓝的眼睛、黝黑的头发和赭红的胡子，继承了他那性情沉着和四平八稳的性格。此刻，他跟所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巴黎，故有此说。

——译注

有在场的、懂得判读型面图的人一样看见了遗址。他们都不相信遗址的存在。但他相信，因为他从不怀疑自己的眼睛。倘若他在冰块下面看见他自己的父亲，他也许会惊异片刻，但随即便会喊：“啊，爸爸……”

但考察队的全体队员均无法拒绝承认明显的事实，因为四份测绘图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制图员贝尔纳负责将四份测绘图综合起来。一小时后，他拿出了第一份草图。这份草图看不出与任何熟悉的东西相象。巨大、怪异、凌乱，显然是一座巨大的、但被某种更为巨大之物摧毁了的建筑物。

“这些玩意深度多少？”埃卢瓦问。

“在九百米至一千米之间！”格里神色恼怒地说，仿佛他要对这份资料的严重错误负责似的。

“也就是说，埋在那儿有多长时间？”

“无法知道……我们从未钻过这么深。”

“可是，美国人已经钻探过，”布里沃心平气和地说。

“是的……俄国人也钻探过……”

“他们可以确定样品的年代吗？”西蒙问。

“总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说都很准确。”

“管它准不准确……他们确定为多少？”

格里话未出口，便为自己的荒诞而耸耸肩膀：

“九十万年左右，离开……约几个世纪。”

众人一齐惊呼，接着便是一阵惊愕的沉默。

集中在卡车里的队员一会儿望望贝尔纳的草图，一会儿望望映在荧光屏上的不动的型面图的最末几条直线。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极大的无知。

“这站不住脚，”埃卢瓦说……“这显然是人类制造出

来的。可九十万年前并没有人类，有的只是猴子。”

“谁跟你说的？你的小指头吗？”布里沃说。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人类史和地球上的生命演变史的知识，”西蒙说，“并不见得比巴黎协和广场上的一粒跳蚤屎大多少……”

“果真如此？”埃卢瓦说。

“朗西若先生，我对你的仪器表示抱歉，”格里说。

朗西若先生，就是那位绰号叫“长冰棍”的工程师。如今，谁也不愿意——哪怕是在心底里——这样称呼他。平时，为了忍受彻骨的寒冷和漫长的岁月，这些人喜欢象中学生那样开开玩笑，但此刻，谁也没有这种心思。朗西若本人跟他的绰号再也不相称。他双目怠倦无神，双颊皱起鸡皮疙瘩，正凝神注视着熄灭了的、被捏弯的纸烟。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摇头，一边听着格里说话。

“这是一部轰动一时的仪器，”冰川学家说，“但有另一种东西……他们并没在意。您给他们显示一下……把您的想法告诉他们……”

朗西若按了一下回带按钮，然后按了按红色按钮。荧光屏亮了，遗址的型面图再一次慢慢地掠过。

“必须注意这里，”格里说。

在荧光屏的上方，在起伏多变的深层的上部，他的手指指着一条勉强可辨的、微微有些波动的、非常规则的直线。

果然，谁也没注意这条直线，还以为这是一条参考线、一条标线或别的什么玩意，总之，毫无意义。

“您跟他们说说……”格里重复道，“把您跟我谈过的想法对他们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已进展到……”

“我倒想，”朗西若以拘束的声音说，“先作一个反

证。别的任何探测仪都没记录出……”

格里打断他的话头：

“那些探测仪都不大灵！”

“也许这样，”朗西若以他特有的温柔的声音说，“但这并不肯定……只是大概而已，因为这些探测仪并没调到最佳频率……”

他与布里沃开展了一场讨论，很快地，队里的其他技术人员也卷了进来，各人按自己的想法，对改进探测仪提出各自的意见。

西蒙大夫塞满他的烟斗，出去了。

我不是一个技术人员。我尽可能不测量我的病号。我宁可力图从各方面了解他们的病情，当然，那是必须了解的。我是个享有特权的人……

我父亲曾在普托行医。他在诊室里每天接待五十多位病人。怎么知道病人的身体状况和所患疾病呢？五分钟检查、打洞机、医疗证、诊断仪、印好的处方、社会保险单、付讫印花、盖几个图章，完了，快去穿衣服，轮到下一位。他讨厌自己的职业，因为他和他熟悉的同行都是被迫行医的。当我有机会到南极来的时候，他使劲地推着我的背部，说：“去吧，去吧！你需要照料一伙人。那是一条村落啊！你将认识他们的……”

去年，他终于因心力交瘁而去世。他的心脏使他倒下去了。我甚至抽不出空儿归家与他诀别。他也许从未想过自己给自己的那张小小的医疗证打洞，并把它放入他那部电子诊疗机的裂缝中。但他想到过教会我一些本事。这些本事是他父亲——奥弗涅山区的一位医生——教会他的。比方说，他教会了我按脉、望舌、望眼底。脉象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内部状况，这确实神乎其神。根据脉象表浅还是深藏、有力还是微弱、单跳还是双跳、扩展还是集中、丝软还是硬实，不仅可以了解他的健康现状，而且可以了解他的癖性、气质、甚至性格。健康人有健康人的脉搏，病人有病人的脉搏，连野猪、野兔也有自己的脉搏。

当然，我跟所有医生一样，也有一部诊断仪和许多小卡片。哪个医生没有这些玩意？有些人相信仪器甚于相信医生，我只是为了使他们感到放心才用上那些玩意。在这儿，这种人幸亏为数不多。在这儿，人起着决定的作用。

布里沃对读书颇感兴趣。当他离开他父亲的庄园去梅勒诺布尔念书时，他沉着地迅速学完全部课程，大踏步地跨过每一个学习阶段，提前一年第一个从电子学校毕业。他本来可以将他的工程师毕业文凭变成一座通往世界任何一种大工业的金桥，但他却选择了维克多基地。正如他向他的朋友西蒙大夫所解释的那样：“在这儿干电子这一行，真有意思……离磁极不过咫尺之间，电离粒子活动十分频繁，太阳风^①呼呼地吹，还有许多人们尚不了解的事物。这是一碟脍炙人口的大杂烩。咱们可以东敲敲、西碰碰……”

他平展双臂，不住地转动着手指头，仿佛要招呼宇宙的神秘莫测的气流浸入他的躯体、灌注他的全身。西蒙笑口吟吟，浮想联翩：站在南极之上，头发挺立于天空的漆黑之中，红胡子潜没在地球的火焰里，双臂伸向把母星的充满活力的径流分配给大自然的永不停息的电子风之中，他，就是电子学的海王星。然而，正是在“东敲敲，西碰碰”中，他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天才。他那毛茸茸的粗大的手指令人难以置信地灵活，他的科学素养与他那确实无误的本能结合在一起。

① 受辐射压力的推动而从光球和色球发射出来的电磁波和粒子流，称为“太阳风”。在地球附近，当太阳宁静时，每立方厘米内有5~10个太阳风的粒子，速度每秒300余公里，当太阳活动时，粒子数达每立方厘米几十个，速度从每秒几百至一千多公里。——译注